



梅花阁:

幽居老城的古寺厅阁



老城访古,梅花阁不可不去。这处古建筑位于人民公园南门附近,建筑以结构精致的木构架为主,黛瓦飞檐,朱红立柱,四周有外廊环绕,古朴典雅。梅花阁西北侧临近园内河流、湖泊水景,南侧掩映在葱郁林木之间,林间植有梅花树、桂花树等众多观赏树种。前一阵子,红梅盛放,这里成了市民们的赏梅佳地。

梅花阁始建于1838年清道光年间。兴建初期,梅花阁不向游人开放,只是古城崇圣寺内的一处附属园林式建筑。进入20世纪,梅花阁才步入公共化的进程。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靖江创办了第一所师范学校,名为“师范传习所”,校址就在梅花阁。这所学校创办的目的是培养初小教师,后来因经费而停办。北伐战争胜利后,时任政府接管崇圣寺,逐步向社会开放寺院,推行社会教育,创办了私立中学,并将教室设在梅花阁。1937年,靖江沦陷,崇圣寺寺园遭到日伪的严重破坏,梅花阁也几近倾圮。

新中国成立后,梅花阁得以重建,重回人们视野。上世纪60年

代,我市在崇圣寺的旧址上改建人民公园,梅花阁随之褪去了佛寺气息,变为园内的一处办公兼陈列书画作品的场所。到了上世纪90年代,梅花阁得到全面改造,屋面、墙壁、门窗等修复一新,被塑造成公园的一处主要景观,并悬挂“梅花阁”牌匾,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园人群。那时起,市民们纷纷到此赏梅、休憩、聊天、对弈。梅花阁也因此成了那个时代靖江人拍照留影的经典背景之一。

几十年间,梅花阁作为人民公园的重要文保单位,一直处于周期性养护之中。10年前,古阁经历了一次“大修”。修缮按照“修旧如旧、不破坏古建筑原貌”的文物维修原

则,维修时不动梅花阁原本构架,确保古建筑的原有风貌完整保留。同时对屋顶、木柱、椽子、飞檐戗角等进行翻修维护,并将内外墙体粉刷一新。梅花阁修缮后,主要用于展示摄影、书画作品,增加公园的文化内涵,为市民提供安全舒适的知识传播场所。

今天的人民公园早已不是当初崇圣寺的面貌,梅花阁作为少有的留存下来的古建筑,显得分外珍贵。幸运的是,在今人的精心守护下,梅花阁“老当益壮”,魅力不减,依旧停留在原处,诉说着悠长的历史记忆,指引着人们寻回、延续城市文脉。

(全媒体记者夏国耀)



梅花阁全景。



靖江的东沙

□毛君汉

靖江的东沙比西沙要晚出现很多年,至于它形成于何时,靖江史料中也没有记载,但从王安石的一首诗可以证明北宋时东沙还未浮出江面。王安石当年任常州知州,应朋友之约到江阴,曾作诗一首:“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高亭笑语如昨日,末路尘沙非少年;强乞一官终未得,只君同病肯相怜。”他的诗作怎样表达他个人情感我们暂且不论,但从诗的第一句“黄田港北水如天”,可见当初黄田港向北江面是一片汪洋,连陆地的影子都没有,如今站在黄田港看靖江却近在眼前。至于东沙形成于何时,据康熙《崇明县志》记载:于元朝至元年间(1264~1294年)涨出。明成化七年(1471年)靖江建县时,东沙上面已有人居住,他们大多来自西沙,据我所接触到的张姓、陈姓、鞠姓等西来、斜桥人,他们都称祖上来自生祠一带。《靖江县志》记载:县城东南三里,有江水阻隔,俗名叫“西沙淡”,淡之东叫做东沙。直到建县78年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套水线新涨为平陆,东西沙方才始合为一壤。可见东沙从江中涨出后,相隔近300年的时间才与西沙连成一体。作为被老祖宗们叫了几百年的西沙、东沙这两个地名,不应到我们这一代被随意地讹传和丢失。孤山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冬季登陆,北面季市镇的井圩村、曙光村、关桥村的井段圩、海门圩、东、西三圩埭、六圩埭等地也是以后涨出来的埭名。

从史料记载中查看,东沙当时的面积比现在大,最东南的疆界可至现在张家港的段山(如皋县志也称如皋疆界南至段山),所以靖江历史上不只是一座孤

山,还有一座段山,只是比孤山矮了一些,高30多米。明万历年间段山下有一沙滩名“段头沙”,百姓为争抢沙滩经常发生争斗,沙田诉讼占全县诉讼的十分之七。知县深感头疼,立出章程,将沙分为二十段,每段由一人承买,分片画图、立单,政府盖章证明。并规劝百姓今后不要再打官司,学习古人相互礼让的品质,并将段头沙改名为“崇让沙”,特写记勒石于段山之南,要求百姓永远遵守,这就是《靖江县志》中记载的“知县朱勋崇让沙记”的经过。直至263年后,清嘉庆十八年(1814年)的一场超强台风侵袭江苏,狂风巨浪由东南直奔西北,从段山、长山脚下直冲靖江沿江江岸,江岸被潮水猛烈冲刷,迅速坍塌,致使县城南门外天后宫、关帝庙及东门外的文峰塔先后坍入江中,西白澜江向东被削成兜湾形江岸,长江已近迎春桥,距城墙脚四十三丈。原东沙突出江心约二十里与段山相连的土地也全部被冲没,原来东沙有一重镇龙潭港镇也坍入江中,龙潭港的居民因之内迁移建立新的集镇,被称之为现在的“新港”。段山也从江北“搬家”到江南,从此归属于常熟(现属张家港)地界,这不得不惊叹大自然威力的强大。

东沙北部和东部的成长也与西沙一样,也是慢慢地不断地通过涨滩向外延伸,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与如皋接壤,现在西来镇的封家、龙飞、龙华村的二圩埭、五圩埭、八圩埭、西八圩、一直到界河边的十四圩、十五圩等圩埭就是从南向北不断涨出来的;赵家、东来、普福村从西向东涨出二圩、三圩一直到十八圩埭,从这些地名都可见证当年这些地方形成的过程。



花子圩

在东兴镇公新公路段北侧的海镇村境内,有个圩叫作花子圩。

所谓花子,其实就是乞讨要饭的叫花子。圩名虽不雅,但该圩家家户户做淘箩的名声,却远扬苏南、苏北等广大地区。

据传,几百年前淮河发大水。大水涌进洪泽湖和高宝湖,冲毁坝堤,往东直泻,导致淮、盐地区一片汪洋。水灾造成家毁人亡,哀声载道。一些幸免于难之人,则推着自制的平板独轮鬼头车,一路南逃乞讨。其中从涟水来的单氏就先到此搭芦棚栖身。随后也有阜宁的、泗阳的叫花子到达,效仿单氏搭棚暂住。开始来时,相处还好,可时间一长,为了乞讨地盘和一己私利,常有争吵和斗殴的事情发生。一日,八仙中的铁拐李见状,认为患者本应互相帮助,岂可互相争斗,而且讨饭吃也不是长久之计,以勤劳求生存才是道理,便决心下来救救他们。他摇身一变,一位推着平板独轮鬼头车的拐腿叫花子就出现在该圩的堤岸上。为试人心,他倒倒在显眼的水洞沟下,昏死过去。此景被太平洲迁来的陈氏的曾祖发现,摸摸其心口还有热气,于是动员大家将拐腿叫花子抬回他家,烧姜茶灌,找来旧衣更换。经过一番忙碌,人已苏醒,气色转和,铁拐李在该圩住了数天,从东家到西家闲聊,以故事来感动人引导人教育人。自此,圩上

的叫花子们也和睦相处了,而且有不少人下滩翻种庄稼,或捕鱼捉虾求自立。铁拐李看到这里的民风变了,恶习改了,便起身告别准备走了。圩上的一班人想挽留,他说:“我要云游以四海为家。在这里住了几天,感谢你们对我的关照,我无以为赠,留下四句讖语给你们,请遵照去做,就会慢慢富起来,再也不用出门讨饭吃了。”说罢,他取出一张黄纸写出了四句话,其内容是:“竹栽台,圆起来,水漏光,尽留财”。

拐腿叫花子走后,圩上人对条子上的四句话研究了好久,才悟出了致富的道理。竹栽台,就是在自家屋后的台庄上种篾竹。圆起来是利用竹子编篮子、匾子、笕箕(即淘箩)等圆形竹器。水漏光,尽留财,是编了笕箕,好用笕箕盛粮食淘洗,水漏光了而粮食仍留在笕箕里,这就是尽留财。领会其意后家家都在自家的台庄上栽上竹子。两年后,家家都学着做起了笕箕。他们从选竹、研竹、开竹、劈篾到刮丝、编制,一丝不苟,手工精细,造型别致,且无篾刺。人手摸笕箕内壁光滑细腻,用笕箕外壳放在脸腮上擦,无刺丝,无痕感。因其质优价廉,名声远扬。该圩也慢慢富了起来,再无叫花子了。人们为了纪念拐腿叫花子出了好主意,就将该圩定名为“花子圩”。

(摘自《靖江地名掌故》)

解放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三)



1947年3月初,国民党军对靖西、靖中和泰兴南部进行第三期“重点清剿”。省保安大队沿靖泰线的白衣堂、生祠堂、新丰市至毗卢市,沿界河线的毗卢市、新镇市至七圩港口实行严密封锁。国民党军在县保安大队及“还乡团”配合下,分三路再次“清剿”太和区南部的8个乡镇,并掩护土顽在太和区熊家圩和东兴区大兴庄安下据点,加紧修筑生祠堂至熊家圩的公路,分割封锁靖西地区。与此同时,敌人在靖中地区准提庵构筑据点。

根据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共靖江县委决定留县独立团半个班随县委组织部长贾成坚持靖西地区斗争;副书记汪青辰、副县长薛先

洛、县委委员祝自荣和县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朱光率县独立团一连小分队其他人员及地方干部共100多人,于3月7日夜向如皋地区转移。

3月中旬,斗争环境更为险恶。在靖西和蒋华区的大部分乡村,土顽气焰十分嚣张。留下坚持斗争的人员活动余地日益缩小,内外联系日益困难,有的不得不“村自为战”“人自为战”。

在此情况下,县委派县委委员祝自荣和孤山区区长兼靖中中队大队长王倬率小分队回靖了解敌情、坚持斗争。3月31日,王倬因被人告密在靖中惜字乡孙家埭不幸被捕。土改时,王倬发动群众分了反动地主张异三的土地和财物。此时已是国民党靖江县长张异三听到抓住了王倬,随即派人将王倬押至靖江城。4月1日晨,张异三将王倬押到孤山镇,用铁丝穿过王倬的两根锁骨并吊在卡车的篷架上送往张

的老巢广陵镇六圩埭,极其残忍地将始终昂首挺胸、坚贞不屈的王倬杀害。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县委决定大部分县、区、乡干部有组织地分批撤离,留少数精干人员坚持斗争。至4月初,除10余人转入地下斗争外,其余全部撤至泰兴、如皋。

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3月,敌人在靖泰地区先后实施三期“重点清剿”。靖江党政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不断取得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遭敌杀害的共产党员、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普通群众有3000人之多。他们为靖江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靖江人民永志不忘靖江人民的反“清剿”斗争,牵制了敌人的主力,有力地支援了苏中南路乃至整个苏中地区的反“清剿”斗争。

(摘自《靖江市革命老区发展史》)